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道統一

聖賢諸儒總論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
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以上語類二條

恭唯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
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
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
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
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
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
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

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
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

永永無斁。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

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
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
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
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邵州學

濂溪先生祠記

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閒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閒。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

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

讀余隱之尊孟辯

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唯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

答汪叔耕○以上文集四條

孔子 顏曾思孟 孔門弟子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

檢他。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以下論孔子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

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据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日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

此。以上語類四條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凡人爲學。亦須先於性情上著工夫。非獨於性情上著工夫。行步坐立。亦當著工夫。以下論顏曾思孟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棱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正當。細看不得。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邵漢臣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

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會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

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室。元不會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於狂。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

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

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

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以上語類十一條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

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答張元德

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

其孰能之。

答周舜弼

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

行之實。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為。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為曾子之為耶。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為仁者易辭之過也。荅王子合

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

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豪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讀余隱之尊孟

問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為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為行未成者與。

曰。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答吳伯豐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答張敬夫

○以上文
集七條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

後來想大故長進。以下論孔門弟子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

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以上語類三條

易箒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

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
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
非義而苟為也。答連
嵩卿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
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閒許多紛
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
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
涉也。答楊
子順

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
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
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
自太伯採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
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
於上國。其俗蓋亦樸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閒。乃獨
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
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
今以論語攷其詰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

日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誦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平江府常熟縣

學吳公祠記○
以上文集三條

周子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
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慤深密。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

朱子全書 卷三十三
三
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以上語類四條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

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

先子全書 卷五十三
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柳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污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

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人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饗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峰

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濂溪先生事實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

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

朱子全書 卷三十三
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

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江州重建濂溪

先生書堂記

蒙諭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

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與汪尚書。以上文集三條。以下論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

以下論周子書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有形狀。至於太極。有何形狀。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蓋云無此形狀。

而有此道理耳。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為幻妄。

朱子全書 卷五十三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闢闔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

因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是理也。問此理在天地間。則爲陰陽。而生五行。以化生萬物。在人則爲動靜。而生五常。以應萬事。曰。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

問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爲主。曰。纔動便生陽。不是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朱子全書 卷五十三 九
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
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
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
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
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
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
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閒只是這一粒
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曰。鳶飛魚躍。皆

理之流行發見處否。曰。固是。然此段更須將前後
文通看。

或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
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
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
義禮智信。

某許多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太極便是性。動靜陰
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
萬事。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

朱子全書 卷五十三
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問無極而太極。先生謂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而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又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爲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之妙。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生。却是

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爲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爲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陽爲之也。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

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字。二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此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卽分曉。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卽仁。亨卽中。利卽義。貞卽正。皆是

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沈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沈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

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

問又言無欲故靜。何也。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

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義也。至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以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而無閒矣。故下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

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脩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

林問太極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南軒解與先生解不同。如何。曰。南軒說不然。恐其偶思未到。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豪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

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因舉張乖崖說斷公事。以爲未判底事皆屬陽。已判之事皆屬陰。以爲不可改變。通書無非發明此二端之理。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會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

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喝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大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

周子畱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

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

是問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下三句。是證上文否。曰。

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大哉乾元至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斯立焉一節。

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揚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

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

裏來。這裏住著。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之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

誠下一章言太極之在人者。

問誠五常之本同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

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

有善有惡。

曾問誠無為幾善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

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

豪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或舉季通語。通書誠無爲。幾善惡。與太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二說似乎相背。既曰無爲矣。如何又却有善惡之幾。恐是周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然不動。

時。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卽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有善惡。理却皆善。

德愛曰仁。至守曰信。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

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堦。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詵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執焉復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

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

問通書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

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言聖人豪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

微動處。卽是幾。幾在誠神之間。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

安卿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誠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然緊要處在幾。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爲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

朱子全書 卷三
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又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

正淳問通書注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

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故恥爲重。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爲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謹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曰。不消如此說。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竇問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畝

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說耿守向會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某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卽是孔顏曾次。全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卽是伊尹

朱子全書 卷三
在莘郊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道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亦不是。須是一一理會去。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

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

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在晝閒。神不與之俱動。在夜閒。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變得晝夜。晝夜却變不得神。神妙萬物。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又曰。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云。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譬之晝夜。晝固是屬動。然動却來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靜。靜亦來管。那神不得。蓋神之爲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

混兮闢兮。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言旣闢之後。爲陰陽五行。爲萬物。無窮盡也。

通書論樂意極可觀。首尾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亦是一家。

問伊川云。爲士必志於聖人。周子乃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何如。曰。若注釋古聖賢之書。恐認當時聖賢之意不親切。或有悞處。此書乃周子自著。不應有差。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主一之敬如何。曰。無欲之與敬。二字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緊切。學者不可不知。

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豪私欲。

填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無一豪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

問聖學章。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豪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

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明屬火。通屬木。公屬金。溥屬水。明通則靜極而動。陰生陽也。公溥則動極而靜。陽生陰也。而無欲者。又所以貫動靜。明通公溥而統於一。則終始表裏一太極也。不審是否。曰。只四象分得未是。此界兩邊說。明屬靜邊。通屬動邊。公屬動邊。溥屬靜邊。明是貞。屬水。通是元。屬木。公是

亨。屬火。溥是利。屬金。只恁地循環去。明是萬物收斂。醒定在這裏。通是萬物初發達。公是萬物齊盛。溥是秋來萬物溥徧成遂。各自分去。所謂各正性命。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徧萬事。便各有箇理去。直卿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曰。亦是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三

句言性。二氣五行以下。並言命。實是實理。

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鄭問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體統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

晏問五殊二實一段。先生說了。又云。中庸如天之無不覆幬。地之無不持載。止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覆載。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敦化。是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這箇。都似不理會得這道理。又云。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

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

杜旂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

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所以載道。一章之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文。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

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而不遠。是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而已。虛車也。

或問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卽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縕袍之縕。是包得在裏面。饒錄云。方其初畫出來。未有今易中許多事。到文王孔子足得出來。而其理亦

不外乎
始畫。

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

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朱子全書 卷三十三
問止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爲。作爲。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淳舉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曰。卽是這止。以上語類八十五條

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

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旣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

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故某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

朱子全書 卷三
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而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

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答楊子直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

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剛善。剛惡。自二而四。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為

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

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荅黃直卿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

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

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

疑。而妄以已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

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

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

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

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

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

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

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

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

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互

古互今。擷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

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

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

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

子細商量否。

荅陸子美

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某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

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胷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

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某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

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

朱子全書 卷三十三
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

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太極。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

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

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某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

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某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

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閒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

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

答陸子靜

來書云。人能弘道。止敢悉布之。某按此段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某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自不同也。某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

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某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更請詳看某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某謂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

先子全書 卷三
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爾。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來書云。以極爲

中_止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某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某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旣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_止。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

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某愚見
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
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
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
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
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來書云。
通書曰。止類此。某謂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
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
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

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
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
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
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
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
不改之過乎。○來書云。大傳。止孰古。某謂大傳。洪
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
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
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

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
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据
以爲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
未嘗以極爲中乎。○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某
謂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
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
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
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
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

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
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
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來書云。夫
乾止自反也。某謂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
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
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
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擷撲不破者也。
迴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卽非禪家所能專有。不
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

朱子全書 卷三十一
說。卽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某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某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

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會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

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豪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

疑。不憚下教之言。某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

千萬幸察。

答陸子靜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但熟翫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

無動靜乎。近日深翫此理。覺得一語默。一起居。無

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敬夫 答張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

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

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太極說
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後。

此明

惡幾

此證

惡幾

周子

誠幾

善幾

胡氏

誠幾

之意

之失

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未。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龐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

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

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而圖子有病，已略改定，更詳之。答趙致道

來論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喻。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矣。但眾人

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答胡廣仲。以上文集十一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道統二

程子

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渣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灑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

許多事。以下論明道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以上語類二條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

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

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荅呂伯恭

別紙所諭。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

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張荅

敬夫

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

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以上文集三條竇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

及顏子。顏子常自以為不足。

以下論伊川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脩。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艱。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

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

更把來溫審。不是方理會。

以上語類三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

生於明道二年癸酉。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見語類

年十四五。與

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徽宗實錄

皇祐

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

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

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

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

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義錄治平熙寧

閒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

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

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

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

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

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

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

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

非同迂上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

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

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

為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

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

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

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

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

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

起陳搏種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豪之為閒。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顯。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闡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

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

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

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

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命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

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

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
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
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
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
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
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
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
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
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
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
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

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
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
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
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
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
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
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
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
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

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

體。再辭不受。

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命

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二年。又上

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脩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脩展邇英。則

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

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

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

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

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

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

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

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

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

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中。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

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

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麤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眾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

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

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恣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皆剛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

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臯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命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才進稟便云。但恐不肯

靖。簾中入其說。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

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

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

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

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

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

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

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

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

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

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

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

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

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建中靖國二年。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

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

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

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

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

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

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

薦得官。雖嘗明正臯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叙復過

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

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誣行。

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

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

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時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

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

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

而寫成。熟讀翫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

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

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

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

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

生往來。及卒。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

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

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

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

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

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伊川先生年譜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

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答呂伯恭。以上文集二條。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說明道要著樂書。樂音洛。樂如何著得書。以下論周程。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濂溪靜一。明道敬。以上語類三條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以下論二程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

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

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尹否。先生首肯。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

必有一書該載。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為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

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為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脩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

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荆公初時與神宗語。亦如

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爲法。今苟能爲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臯夔稷契伊傅之臣。諸葛亮魏徵。有道者所羞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徵之下。以上語類七條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嚙。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翫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答張敬夫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

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答劉子澄○以上文集二條

近思錄首卷。所論誠中仁三者。發明義理。固是有許多名。只是一理。但須隨事別之。如說誠。便只是實然底道理。譬如天地之於萬物。陰便實然是陰。陽便實然是陽。無一豪不真實處。中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理。仁便如天地發育萬物。人無私意。便與天地相似。但天地無一息閒斷。聖希天處正在此。仁義禮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貞。必統於元。如時之春夏秋冬。皆本於春。析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以下論程子書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峰發此論。某自是曉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牢不可破。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

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問忠信所以進德。五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

支體言之。便有人已。理却只是一箇理也。

問神是氣之至妙處。所以管攝動靜。十年前。曾聞先生說。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曰。神卽是心之至妙處。滾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於說魂說魄。皆是說到粗處。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

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爲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爲此理之體質也。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卽是此意。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先生舊做明道論性說云。氣

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旣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旣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撓之故濁也。又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也。

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

問或謂明道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謂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曰。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但以為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性字下。各註某處是說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若識得數字分明。有著落。則此段儘易看。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

朱子全書 卷三
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耳。

問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出便不是。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等語。

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

問沖漠無朕一段。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又問下文。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恐是記者欠了字。亦曉不得。又曰。某前日說。只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非也。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問天下只有箇感應。曰。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起。風止則氣復聚。

敬子解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以博聞彊記巧文麗辭爲工。以爲人不知性。故怠於爲希聖之學。而樂於爲希名慕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爲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

若知得有箇道理。可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爲。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爲詩。或作文。是他沒著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原來見識自高。顏子

朱子全書 卷三十三
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
用力處。孟子終是粗。

蔡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
爲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
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
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
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

卽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
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
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翫味。則道理自然都見。
又曰。這般次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
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只管
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
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頭了。公今看了近思錄。
看別經書。須將遺書兼看。蓋他一人是一箇病痛。
故程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

朱子全書 卷三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一段。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得以生者。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天地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如此硬椿定說。

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說到不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說生物時。又是流行已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假使天地之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愛。如云。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說到這裏在。此又是說後來事。此理之愛。如春之溫。天生自然如此。如火相似。炙著底自然熱。不是使他熱也。

因舉東見錄中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當添入近思錄中。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閒。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

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擗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爲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擗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

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

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

云云。

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會做得。却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爲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已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於東

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復中原。雪讐耻。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況爲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李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己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鳶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語。又如必有事焉。程子謂有事於敬。此處那有敬意。亦是借來做自己說。孟子所謂有事。只是集義。

朱子全書 卷三十三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閒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

問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

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已爲先。應事爲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

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問伊川荅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某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又問旣發未發。不合分作兩處。故不許。如中庸說固無害。曰。然。

用之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

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豪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

朱子全書 卷三十三
三
曰。此亦是有意思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

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脩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脩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

或問程子有言。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說發明得好。曰。此程子爲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

費力矣。

程子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揚雄不會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

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

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須待爲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

先子全書 卷五十三
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

李端伯語錄宏肆。劉質夫語記其髓。

坐客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曰。侯氏之說多未通。

胡先生嘗薦之羅。

池錄作楊

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

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有與龜山一書。

張思叔語錄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錄語錄爲善。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

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曰。齊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齊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論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電是陰陽相軋。如以石相磨而火生。長安西風而雨。因食韭。言天地間寒暖有先後。或傳京師少雷。恐是地有高下。霹靂震死。是惡氣相擊搏。凡此數條者。果皆有此理否。曰。此皆一時談論所及。學者記錄如此。要之

天地陰陽變化之機。日月星辰運行之度。各有成說。而未可以立談判也。明道詩有思入風雲變態中之語。前輩窮理。何事不極其至。今所疑數條。其閒必自有說。

問程子說性一條云。學者須要識得仁體。若知見得。便須立誠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緊是那句。曰。是誠敬二字上。曰。便是。公不會看文字。他說要識仁。要知見得。方說到誠敬。末云。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

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人也會解得。只是未必實見得。向編近思錄。欲收此段。伯恭以爲怕人曉不得。錯認了。程先生又說性卽理也。更說得親切。曰。佛氏所以得罪於聖人。止緣他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萬物。曰。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已理會。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卽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卽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

朱子全書 卷五十三
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

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殘忍。故他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問遺書首卷體道之說。曰。體猶體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身已去體。那道。蓋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體他。令此道爲我之有也。如克己。

便是體道工夫。

謝氏記明道語。旣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旣得後。自然從容不迫。他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

伯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卽是信。

居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閒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曰我。更不去下問。少閒傳得滿鄉滿保。都是

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

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曰。舜知象之將殺已。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知桓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拗。然皆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子事一一相類也。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

如曰。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道不能爲此。了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壻也。翁移書曰。近得一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叟至。次日翁冠帶出此書。幾叟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曰。以某聞之龜山。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近日陸子靜力主以爲真明道之書。某云。却不要與某爭。某所聞甚的。自有源流。非強說也。兼了翁所舉知仁勇之類。却是道得著。至子靜所舉。沒意味也。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

范淳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伊川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

才德卽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爲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爲之矣。

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總麻之戚。不成道。旣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

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

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爲之耶。先生曰。亦不見得如何。只侯師聖如此說。問此說是否。曰。亦不見得是如何。

遺書說老子言雜。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而未盡者也。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

朱子全書 卷五十三
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
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
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
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
儒禮儀。反爲異端所竊取。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
意不圓。所以爲可疑耳。

伊川謂釋氏之見。如管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
某以爲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

道嘗說。曾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
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
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
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
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
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
多不可知底事。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時

事梅臺詩亦說時事。

以上語類六十八條

先生之道。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卽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爲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惟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并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知之也。

荅李誠之

明道荅橫渠書。誠似太快。然其閒理致血脈。精密貫通。儘須翫索。如大公順應。自私用智。忘怒觀理。便

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不可草草看過。如上文旣云。以其情順萬事。卽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

荅孫

和季

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荅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

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閒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著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

爲難及耳。

與劉共父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博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僞。某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博言不足爲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

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源。能及是耶。書伊川先生帖後

燔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其意何在。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父姪女之類。亦復自作。何也。曰。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誌之說。

疑以不能甚工於文。又或未必得其事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叔父墓誌者。施之於家。可無前二者之慮也。答李敬子

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或有先後得失之殊。或有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強牽合為一說也。答呂伯恭別紙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

舍者則亦鮮矣。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以上文集七條。

張子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

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親切。

閻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

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爲他渾淪在那裏。

西銘一篇。首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

恰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無告

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以下論張子書

問西銘之義。曰。緊要血脈。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

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

撒開說。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

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

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

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之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

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林間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

朱子全書 卷五十三
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一徹上徹下。都卽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命截斷橫看。文蔚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卽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卽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癯殘疾。皆如吾兄弟顛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盡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

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說。是形化底道理。此萬物一源之性。太極者。自外而推入去。到此極盡。更沒去處。所以謂之太極。問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卽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卽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

問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言機言始。莫是

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又曰。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舊聞履之記。先生語云。游氣紛擾。當橫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方見得。是否。曰。也似如此。只是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某嘗言。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

層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問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爲復互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其感遇聚散。爲雨露。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以下。却正是說游氣之

紛擾者也。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子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游氣陰陽。陰陽卽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

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

用之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

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仁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有用。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業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

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

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為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脩為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脩為之理。

問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以立。惡講治之不精。一章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著

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却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脩乃來矣。這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

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

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

下者還他是器。旣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旣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先生因舉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

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

問橫渠言帝王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卽天心之所存也。

林問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底。

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

橫渠闢釋氏輪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却是大輪回。蓋釋氏是箇箇各自輪回。橫渠是一發和了。依舊一大輪回。呂與叔集中亦多有此意思。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

錯。獨於西銘見得好。

橫渠言清虛一大為道體。是於形器中揀出好底來

說耳。遺書中明道嘗辨之。以上語類三十四條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某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

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

身之學也。某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與郭冲晦

林黃中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爲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

朱子全書 卷之三
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
侍郎所說。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林曰。宗子如
何是適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
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事他人
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
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予還自臨安。客有問此
曲折者。事之既往。本無足言。而恐學者疑於邵張
之學也。因命兒輩錄此以示之。客因有問者曰。太
極之論。則聞之矣。宗子之云。殆卽莊生所謂知天

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者。子不引之以爲夫子之助。
何耶。予應之曰。莊生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而
不知其適庶少長之別。知擎跽曲拳爲人臣之禮。
而不知天理之所自來。故常以其不可行於世者。
爲內直。而與天爲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強爲者。爲
外曲。而與人爲徒。若如其言。則是臣之視其君。陰
固以爲無異於吾之等夷。而陽爲是不情者。以虛
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正謂此爾。
其與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語哉。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乃極親切。廖

季碩

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

命不忒。自無獻公吉父之惑也。荅林一之

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辭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

銘之言。反覆翫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荅汪尚書

某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荅宋深之。以上文集六條

邵子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又恐是李學於穆時說。

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

來便好。

厚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某問。須亦窺見理。曰。雖

窺見理。却不介意了。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

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會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

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他以三爲數。皆無用了。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

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卽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頽乎其順。浩然其歸。

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翫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便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

云。其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閒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

口中默數。則他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邢。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有回意。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却自是

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脩。何必豫知之。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

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
不如此。以上語類
十三條

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
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
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
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
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擿窈
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
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

而不言者。又有閒矣。

○答汪尚書
○文集

先子全集



